



新华社记者 邹伟

2月20日,湖北省咸宁市人民检察院通报:原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刘维(曾用名刘勇)等36人,因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经营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21项罪名,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消息的公布,让持续发酵近一年的传闻终于得到证实,也让备受关注的神秘富豪刘汉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

去年全国两会结束前夕,一条消息在坊间悄悄流传:“亿万富豪刘汉神秘失踪?”一石激起千层浪,四川政商两界许多人为此寝食难安。一张无形的巨网,仿佛顷刻间被深深触动。

被坊间称为“资本大鳄”“矿业大亨”的刘汉,是四川最大的民营企业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上市公司金路集团董事长,旗下拥有数十家子公司,横跨金融证券、能源电力、房地产、矿业开发等多个领域,资产高达数百亿元,曾被福布斯杂志称为“潜在水底的真正富豪”。

而他更令国人熟知的,则是其捐建的“刘汉希望小学”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屹立不倒,被誉为“最牛希望小学”。刘汉还有四川“首善”之称,曾连续三届当选四川省政协委员、政协常委,拥有的个人荣誉称号多达20余项。

那么,在一连串耀眼的光环背后,刘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汉龙集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谜底终将揭开。从2013年3月至今,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公安部直接指挥北京、湖北、四川多地警方联手作战,历经10个月艰苦侦查,这起代号为1-10的专案成功告破,也就此掀开了这一近年来最大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庐山真面目。

闹市开枪当众杀人 蹊跷案情背后隐现“黑金帝国”

这起专案由公安部直接指挥侦办,为多年来罕见。其代号之所以定名为“1-10”,缘起于2009年1月10日发生在四川广汉的那起震惊全国的街头枪杀案——

当日天气晴朗,冬日透出暖意。下午3点,广汉城中心的鸭子河堤,露天茶铺如同往常一样人声鼎沸。突然间,品茶、聊天的客人们听到了几声枪响。

“我回头一看,几个人从椅子上慢慢滑落在地。”多名目击者回忆,从凶手下车开枪到上车离开,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除了散落的十多枚弹壳,茶杯、躺椅都没被碰倒,“速度太快了,就像恐怖片一样!”

法医鉴定证实,案发现场三人被射杀身亡,两名无辜群众被流弹击伤。当天正逢“110”宣传日,几个小时前,广汉警方的街头宣传活动刚刚结束。

光天化日下的惨剧在四川省内掀起轩然大波,并惊动中央高层。公安部挂牌督办,案情很快清晰,犯罪嫌疑人袁绍林、张东华被抓获。他们交代,命案的幕后主使是刘维。当时,刘维已经潜逃,随后成为公安部A级通缉犯。

刘维,刘汉的弟弟,广汉乙源实业公司老板。在公众视野里,他是红极一时的民营企业家、慈善家,案发前他作为奥运火炬手,刚参加了在广汉的火炬传递。而在了解底细的广汉人眼里,刘氏兄弟是无人敢惹的江湖老大,操控着当地赌博游戏机、高利贷、建筑砂石等多个行业。被害人当中的陈富伟就是刘汉、刘维此时的死对头。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其后四年间,警方不时接到群众举报刘维藏身线索。然而,每次抓捕行动都会“差之毫厘”、人去楼空,刘维总能“绝路逢生”,与抓捕组巧妙地“擦身而过”。

刘维并没有远走高飞,而是就躲在广汉。因为他还有个大家山,“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哥哥刘汉。

刘汉,1965年生于四川广汉一个教师家庭。上世纪90年代初,刘汉带领刘维在广汉开设赌博游戏机厅起家,网罗一批“操哥”(四川方言,指混社会的人)。1993年,刘氏兄弟公然撕毁法院封条、持枪妨害公务,由此恶名远扬。同年底,刘汉用不正当手段获取一笔贷款,与孙某(另案处理)等人做生意,完成了原始积累。

为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1998年,刘汉的公司绵阳市游仙区小岛村开发房地产,因拆迁补偿问题与村民发生激烈冲突。为此,公司保安唐先兵等人将带头的村民熊伟乱刀捅死。“出事以后我毫发无损,胆子一下就大起来了,为了公司我什么事都敢做了,杀人也不怕了。”犯罪嫌疑人唐先兵供述。此案一出,村民喋若寒蝉,房地产开发顺利推进。

就在熊伟被杀5天之后,在老家广汉,为了垄断赌博游戏机市场,刘维派“小弟”曾建军

等人将竞争对手、另一“操哥”周政当街枪杀。“很多人知道是我们干的,但是后来一直没来抓我们。”犯罪嫌疑人曾建军交代。两起命案的犯罪嫌疑人都未被惩处,这令刘汉黑社会组织的气焰越发猖獗,更加视人命如草芥——

1999年2月,绵阳另一黑道人物“大叫花”王永成扬言要炸汉龙集团。刘汉命令“不要怕,先找几个人把大叫花做掉”。10多天后,王永成被刘汉手下孙华君派人枪杀。2000年9月,仅怀疑老街坊梁世齐私吞3万元养狗费,刘维指使手下将其残忍杀害。而梁世齐的姨娘曾对刘汉有哺育之恩。

2002年5月,刘汉的保镖仇德峰、桓立柱等人在成都一娱乐城无故生事,召集多人猖狂殴打无辜群众,致1人死亡,多人受伤。

一系列命案中,只有仇德峰被判刑四年,其他凶手全部逍遥法外。依靠肆无忌惮的血腥打杀,刘汉黑社会组织在广汉、绵阳等地迅速确立了“江湖老大”地位,无人敢与之作对,一些受害者避走他乡,数年不敢回家。

不完全统计显示,先后有100余名群众被该组织侵害,而举报、控告者仅寥寥数人。很多受害人家属明知刘汉兄弟就是凶手,却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直说“刘家”,只能用“那家”来代指。

“我爸爸为此得了脑梗塞,医院也不进,天天哭,在门口大喊‘三娃’(熊伟),可以说害得我们家破人亡。”提及当年惨事,受害人熊伟的姐姐熊丽几度哽咽。

“家里已经死了一个人了,其他人不能再出事了。”多年来,受害人周政的父亲从不让全家人谈论周政被杀的事。但每到清明节或周政的忌日,家人都会给他烧纸手枪和纸刀,在坟头哭喊“你只能在阴间给自己报仇啊……”,以发泄心中不敢流露的仇恨。

2008年,广汉另一“操哥”团伙首领陈富伟刑满释放,因为与刘汉积怨多年,陈富伟扬言要报复刘家。此时的刘家“江湖地位”如日中天,已经容不得任何人挑战。刘维找来成员文香灼、旷小平等人面授机宜,“你们随便哪个把陈富伟做了,以后的事情我来处理。”于是,也就有了2009年1月10日下午的那一幕。

案发后,刘汉一边安排弟弟躲藏,一边四处活动为其开脱,以致刘维长期未能到案。其间,刘汉曾经多次与刘维见面,给了他数百万元的现金财物,还炮制了一份“刘维是冤枉的”信件送到北京。

专案组侦查获取的大量证据表明,在长达10多年里,刘汉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涉嫌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严重刑事犯罪案件数十起,造成9人死亡,9名被害人中有5人是遭枪杀身亡。

以“血路”开财路 “操哥”数年间“变身”亿万富豪

记者了解到,刘汉的黑道背景在四川并不是秘密。2007年,曾有人在网上发帖,直指刘汉偷税漏税,是四川黑社会真正的老大。对此,刘汉不仅没有辩驳,反而欣然笑纳。

“当时我说去找人删除,刘汉说,偷税漏税的帖子可以删掉,黑社会的留着挺好,就是让别人知道我是黑社会,这样对生意有好处。”孙某供述。

多位知情者透露,以黑护商、以商养黑,一直贯穿于刘汉鲜为人知的暴富发家史中——

早在1997年3月,刘汉在绵阳成立四川汉龙集团公司后,安排孙某以设立保安部为名招募一批人,建成一支打手队伍;授意刘维网罗一批“小弟”,购置大量枪支弹药,在广汉建成一支“地下武装”。

这两支队伍的武力之强大,令人闻之色变;2013年该组织被一网打尽时,仅公安机关追缴的就有军用手枪3枚,国产五六式冲锋枪、美制勃朗宁手枪等枪支20枝,子弹677发、钢珠弹2163发,以及管制刀具100余把。

“刘汉黑恶组织的层级非常严密,刘汉是金字塔尖、唯一领导者,平时只对刘维和孙某发号施令,再由他们传达给下面的骨干成员;骨干成员养着一群‘小弟’,随时听令。”专案组民警介绍。

国法如天

——原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涉黑犯罪内幕揭秘

为了让组织成员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刘汉制定了严厉的帮规:“小弟要听哥老倌(四川方言,指领头混社会的人)的话。为个人利益打架,组织不管;为组织利益打架,即使打死人,组织也会管。要敢打敢冲,有功一律重奖,打输了不许声张,被抓了不能说是汉龙的人。违反组织规定,立刻开除;泄露组织秘密,要受严惩……”

对于不听指挥或不敢出手的人,刘汉从不留情,组织里有5名成员相继被开除。刘汉的保镖张某在刘汉被人持枪威胁时没有及时掏枪反击,刘汉立刻让他走人。公司总经理孙某念及张某生活困难,将他安排到其他岗位工作,刘汉发现后大发脾气,坚决将张某赶走。

而唐先兵杀害熊伟后,刘汉表扬“这娃儿不错”,并安排年薪10万元的经理职位。孙华君、缪军等人枪杀王永成后,刘汉亲自安排跑路资金、联系躲藏地点;后来又奖励孙华君一辆凯迪拉克轿车、一辆奥迪轿车和30余万元,奖励缪军60余万元。

“刘汉有钱有势,很会笼络人心,送房子给我,价值上百万;平时还几千、上万地给我们一些零用钱。我结婚时,一次给我了30万。”刘汉的保镖、犯罪嫌疑人桓立柱供述。

通过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手段,刘汉树立了在组织里的绝对权威,用缪军等人的话来说,刘汉的指令就是王法,刘汉在他们的心里就是天、就是王道。

以“血路”开财路,依靠两支装备精良、敢打敢杀的队伍,刘汉的生意顺风顺水,如同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专案组介绍,1998年杀害周政后,刘汉、刘维在广汉的赌博游戏机、高利贷市场一家独大,后来陆续控制了广汉及周边县市的采砂、建筑、建材市场;杀害熊伟、王永成后,刘汉在绵阳的房地产开发从此没了阻力。此后,刘汉又拿下绵阳机场、绵阳“汉龙大桥”等优质项目,并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丰谷酒业,引起业内一片惊愕。

2000年,刘汉将汉龙集团总部从绵阳迁往成都,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张,开始向更多领域伸手。汉龙集团所向披靡,只要是刘汉出面,几乎没有拿不下来的项目;只要是该组织插手的工程和项目,其他参与者自会主动退出。在面对《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刘汉说出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話——“刘汉从来都是赢家,刘汉从不失手。”

“2000年以后,刘汉团伙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案件大幅减少,因为他们的名气已经成了一种招牌。”专案组民警说,刘汉等人对当地不管是政治的控制、经济的控制,还是对老百姓心理的控制,已经到了非常强大的程度。当地有什么招标项目,一个电话、一个眼神,报“汉哥”或“勇哥(刘维)”一个名字就行了,无人敢竞标,避之唯恐不及。

2005年年底,广汉人黄某想竞拍什邡市某河段的采砂权,因为深知做生意必须得到刘家同意,便请认识刘汉的李某给刘维打招呼,却遭到刘维拒绝。李某随后找到刘汉,刘汉一个电话,刘维立刻改变态度,不仅安排报名、缴纳保证金,还放出话去,“这是勇哥(刘维)看上的项目,谁敢争牌的话,举一次砍条胳膊,举两次挨一枪。”竟拍当天,除黄某外无人敢举牌,黄某举牌一次即成交。

多年来,刘汉和他的汉龙集团强势插手、垄断多个行业的经营权,当地人们感慨:“看不到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

经济实力加速扩张的背后是更多的黑幕。大量证据显示,刘汉安排孙某、刘小平(刘汉之姐)等人通过放高利贷、操纵股市、违规并购,从高利润的房地产、矿产、电力、证券等领域敛财数以亿计——

刘汉等人掌控的全资、控股、参股公司多达70家,其中上市公司2家,境外公司4家;以汉龙高新、广汉佳德、凯达实业、四川平原、丰谷酒业等公司为贷款融资平台,骗取贷款46亿元人民币;入股境外赌博公司,组织邀约境内居民前往澳门参赌,以“洗码”方式非法获利2.3亿元港币。

专案组侦查表明,截至落网前,刘汉黑社会组织已经坐拥资产近400亿元,购置车辆数百辆,其中不乏劳斯莱斯、宾利、法拉利等大量顶级豪车。

“保护伞”企图遮天蔽日 作恶多端难逃国法惩处

巨额的非法所得,被刘汉等人用于购买枪支、刀具、车辆等作案工具,资助犯罪作案的组织成员逃跑藏匿、逃避打击,为打杀有功的组织成员发放工资奖金或购买住房、毒品,以及通过行贿骗取政治资本、寻找“保护伞”。

正因如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在肆意妄为、坐大成势的10多年时间里,刘氏兄弟也曾屡次涉案被查,但每次都能“逢凶化吉”。而每过一道“险关”,其“江湖地位”、影响力更胜从前,连政界、商界、司法界的人也要避让三分。

记者发现,本家中一起被提起公诉的,还有当地3名政法干部:原德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委刘学军、原德阳市公安局装备财务处处长吕斌和原什邡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忠伟。

据刘维供述,除了送金钱财物,他几乎每周都会和这三人在自家的会所里聚会,一起寻欢作乐,甚至吸食毒品。

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刘学军以隐匿、销毁案卷材料为条件,请刘汉帮助其升迁,发生命案后多次通风报信;刘忠伟、吕斌为刘维提供枪支配件和子弹。

专案组发现,通过行贿、帮助升迁、提供毒品等手段,刘氏兄弟建立起复杂的关系网,换取有案不查、压案不办、毁灭证据、重罪轻罚。

例如,2003年5月,组织成员孙华君在绵阳市非法持枪被举报,从孙华君被警方抓获,到检察机关批捕、起诉,再到法院审理判决缓刑,总共只有15天,堪称“奇迹”。

为寻求更大的保护伞,刘汉不仅大肆结交官员,还利用自己的妻子结交官员夫人,从而接近官员。“刘汉在结交官员上很大方,肯花钱,而且还投其所好。”孙某供述。

刘汉的前妻杨雪(另案处理)交代:“刘汉会带我一起跟他们吃饭,向他们赠送黄金、翡翠等贵重物品,价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有时候还会通过赌博向他们行贿。”

据杨雪和团伙核心成员供述,近年来,刘汉的关系网随着经济实力的扩张水涨船高,从最先起家的广汉、德阳,辐射到绵阳、成都,乃至北京。尤其是有着省政协常委的身份后,他结交的官员级别已非普通富豪所能比。为拉拢腐蚀官员,刘汉不惜重金铺路。

在黑金撑起的“保护伞”下,刘汉黑社会组织不仅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也捞取到各种政治身份:刘汉本人是连续三届四川省政协委员、政协常委,孙某是四川省人大代表、绵阳市人大代表、德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刘维在广汉是众所周知的“操哥”,竟当上了2008年奥运火炬手。

在四川省内外,很多人都知道刘汉是“有大背景、大靠山”的人物。这使得刘汉的敛财之路更加畅行无阻,甚至能够左右当地人事安排。对于能带来利益的官员,刘汉可以帮忙提拔升迁;对于挡他财路的干部,不择手段予以清除。

2000年,刘汉想在小金县开发四姑娘山旅游项目,时任县长格某不同意。刘汉留下一句话:“不给我项目,你这个领导就当不了。”果然,这位县长不久就被调离小金县,刘汉顺利拿到该项目。

2007年,刘维在广汉经营砂石,运砂石的货车超载,连山镇党委书记焦某予以制止。刘维放话:“不让我过去,我就让他下来。”3个月,焦某即被降职调任其他岗位。

广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说:由于刘汉在当地政坛这种极不正常的超能量,被称为“第二组织部长”,干部想进步,找刘汉比找领导还好使。

“刘汉有钱,跟各级领导有关系;刘维有枪,手下有一批兄弟帮他打杀,所以黑白两道的人都怕刘汉,得罪了他就是死或者‘丢帽子’。”组织成员、犯罪嫌疑人文香灼供述。很多人愿意跟着刘家,为他们做事。地方官员跟着刘汉,是觉得可以通过他接触到更高层,有升官的机会;“操社会”的人跟着刘汉,是因为有面子,出了事他能摆平。

10多年来,刘汉黑社会组织的淫威在当地形成了强大的心理震慑,很多受害群众不敢伸冤,甚至一些政法干警也谈“刘”色变、纷纷回避。

专案组在四川取证时,一些知情者听到刘汉二字仍心有余悸、不愿多讲。在一名受害人家中,专案组民警再三做工作,家人仍然要求:“我可以讲,但你们要保密,万一刘汉今后出来了,我家会被打击报复,可能就没命了。”

重阻压力,并不能阻挡党和政府打黑除恶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任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政法战线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在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公安部直接指挥下,通过专案组历时近一年的艰苦努力,作恶20余年的刘汉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被成功打掉,骨干成员全部抓获归案。

消息传来,当地老百姓奔走相告、拍手称快,鞭炮声经久不息,气氛之热烈如同过年。许多群众欢呼,“刘汉、刘维被抓了,广汉等地的商人终于可以正常做生意了,广汉的社会治安起码可以太平十年!”

刘汉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被成功摧毁,无疑是彰显中央反腐决心、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又一个鲜活案例。案件也再次警示:法律的红线不能触碰,法律的底线不能逾越,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谁违反制度就要给予最严厉的处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尺之上有青天,多行不义必自毙。随着案件进入公开司法程序,这位“潜在水底的富豪”的真实面目和他们犯下的累累罪案真相,即将水落石出;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办理,刘汉黑恶组织昔日与政商两界逾越党纪国法、进行种种勾连的内幕,或将一一揭开。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迟来的正义警示不能养痍遗患

新华社记者 邹伟 李鹏翔

备受关注的刘汉涉黑犯罪案件即将进入公开司法程序。势力辐射京蜀多地、涉嫌实施数十起刑事案件致9死30余伤、敛聚资产近400亿元的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终难逃法网制裁,再次彰显中央反腐打黑的坚定态度和政法机关果断亮剑的坚强决心。

黑恶不除,正义难伸。案情显示,长达十多年时间内,由于刘汉涉黑组织横跨政商两界、通吃黑白两道的巨大影响力,四川等地众多受害人有冤无处申、有恨无处诉、有案无法破,感受不到法治和正义的阳光。犯罪嫌疑人长期逍遥法外,一再犯下命案,其组织成员甚至发出“刘汉就是法,刘汉就是天”的嚣张言论。

刘汉涉黑组织危害之巨、盘踞之深,除了自身的凶残狡诈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党政部门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为他充当“保护伞”。黑恶犯罪分子以“血路”开财路,“保护伞”们收取带血的“黑金”,权力与黑恶势力盘根错节、沆瀣一气。

党纪如山,国法如天。无论黑恶犯罪分子的能量有多大,其“保护伞”的职务和级别有多高,都难逃中央反腐打黑的雷霆手段和恢恢法网。然而,迟来的正义毕竟留下诸多遗憾。它警示我们,养痍必然遗患,打黑应当趁早。

对刘汉涉黑犯罪案的公开审理、公正审判,必将有力地昭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念。它告诫各级领导干部,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要始终怀有敬畏之心,不去行使自己不该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它提醒政法机关广大干警,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树立惩恶扬善、执法如山的浩然正气,对黑恶犯罪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持露头就打、除恶务尽,让正义不再迟到。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讲文明 树新风 系列公益广告

远

离

非法集资

拒

绝

高利诱惑